

大河入海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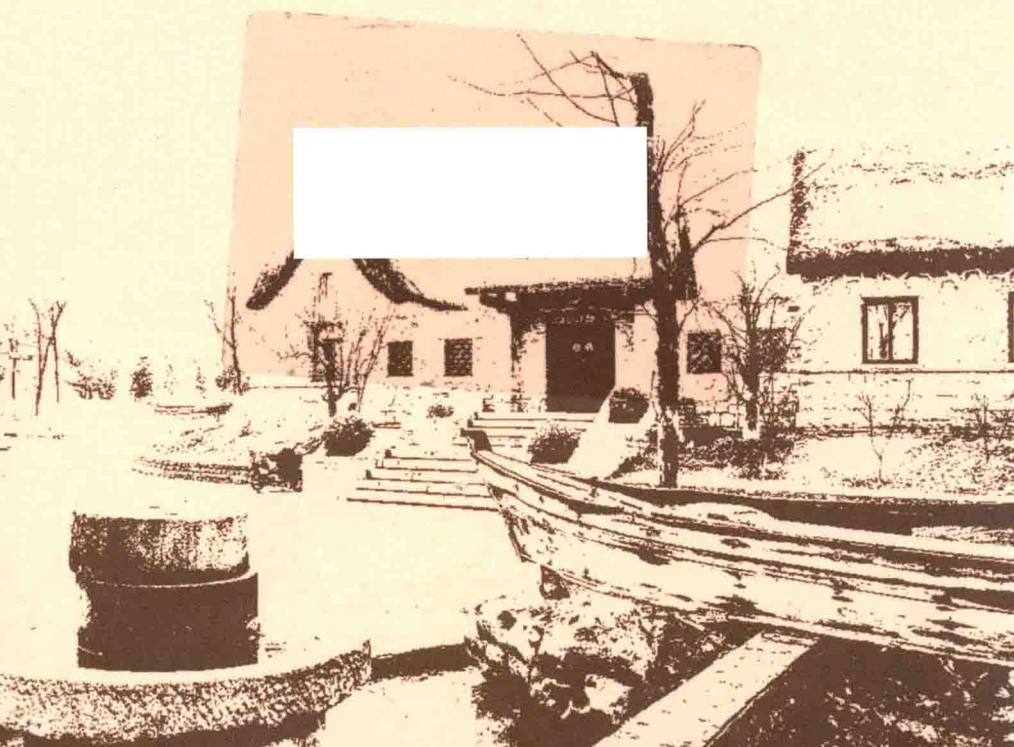
方远 著

作家出版社

刀光剑影
弱肉强食

一部名门望族间的世纪恩怨记
一部古老乡村中的百年争雄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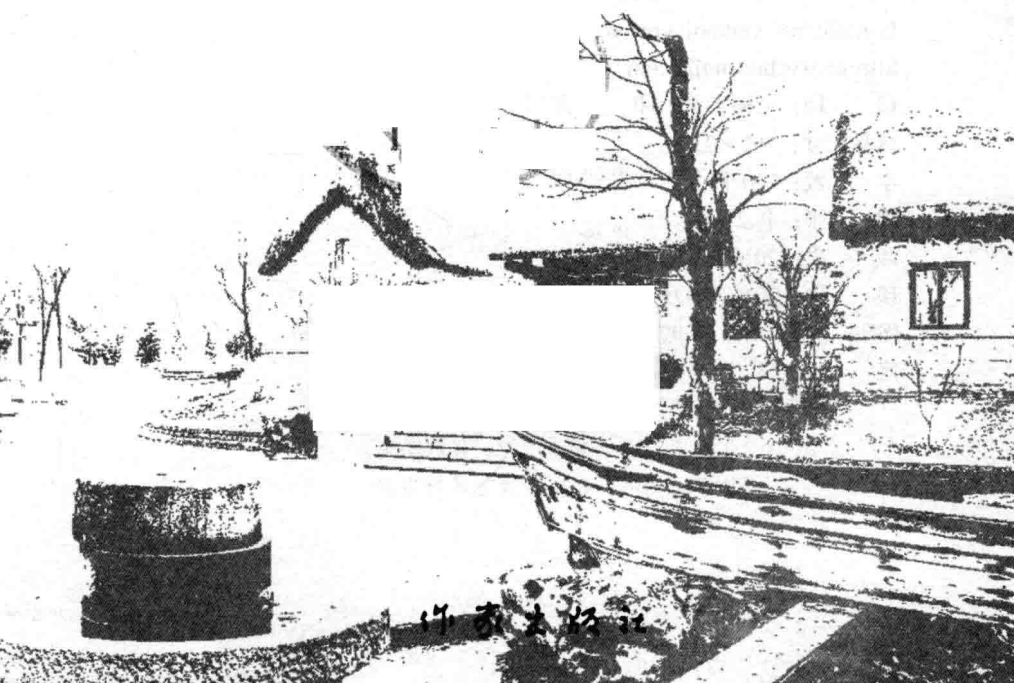
李敬泽 白烨 张炜 联袂推荐





大河入海流

方远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河入海流 / 方远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063-8927-3

I. ①大…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1592 号

大河入海流

作 者: 方 远

责任编辑: 兴 安

装帧设计: 原本文化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700 千

印 张: 48.2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927-3

定 价: 5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福无双至·····1
第二章	风雨飘摇·····62
第三章	鹬蚌相争·····124
第四章	纷至沓来·····163
第五章	衣锦还乡·····198
第六章	反戈一击·····250
第七章	形同陌路·····334
第八章	重修旧好·····405
第九章	翻天覆地·····491
第十章	非常岁月·····605
尾 声	大河入海·····695

第一章 福无双至

第一节

实际上，方童年出生的那天应该是个黄道吉日，太阳一早就出来了，兴高采烈的样子。晴空蔚蓝如洗，没有风，不远处浩瀚无垠的莱州湾也静悄悄的，就像睡熟的婴儿一样，只有在成群结队的海鸥蜻蜓点水般扑食的时候，才会激起些许涟漪，一圈圈儿地散开，犹如婴儿睡梦中的微笑。

两只喜鹊站在方家村宏德堂南院的大枣树上，尾巴一翘一翘的，叽叽喳喳，交头接耳，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这时的方童年自然什么也看不到，听不到，他还在他娘董月花的肚子里，伸胳膊撂腿，跃跃欲试，不安分得很。其实，他早就该来到这个世界了，却不知是什么原因，硬是赖在娘的肚子里不肯出来，一拖就是一个月，让宏德堂的男女老少急得团团转，就像热锅里的蚂蚁。太爷爷方英楚早就给这个重孙或者重孙女起好了名字，叫方童年。婆婆吴怡蓉请来接生婆按摩催产，但无济于事。他爹方德海盯着董月花滚圆的肚子，有劲无处使，只能将眼睛瞪得铃铛般大小，恨不能伸手一把将他捞出来。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方童年在他娘的肚子里足足待了十一个月之后，终于要出来见见世面了。他为自己的出生挑选了一个好日子，他的三爷爷方兴迅今天要娶亲，宏德堂的各个院落无不张灯结彩，一派喜庆，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一早便出了方家村，披红挂绿，吹吹打打，一路向南，直奔二十多里外的掖县城。

娶亲的娶亲，生子的生子，宏德堂当是双喜临门了。

老爷方英楚目送迎亲队伍出了门，就一直半躺半坐在堂屋的紫檀太师椅上，宏德堂的喜庆气氛似乎并没有感染了他。人们看到，他的双手始终在微微颤抖，眼皮耷拉着覆盖了大部分眼球，脸色十分难看，灰蒙蒙的没什么精神。方英楚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了去西天的路口，只要阎王爷一招手，他就得去报到了。所以，尽管整个胶东地区遇到了连续三年的旱灾，土地龟裂，颗粒无收，村北王河的河床也干涸得泥沙见底，人们食不果腹，骨瘦如柴，已经饿死了许多人，但是，凭借宏德堂殷实的家底，方英楚还是要在大灾之

年为三子方兴迅娶亲，了却最后的心愿。

方兴迅年方二十，白皙英俊，知书达理，是方英楚五十七岁的时候与续弦妻子王玉玟所生。老来得子，实属不易，方兴迅自然成为方英楚的掌上明珠。现在，方英楚自知来日无多，尽其所能，为方兴迅建造了五间砖瓦到顶的新房，几乎花光了宏德堂多年来的积蓄。

新娘李秋燕自然是鲜眉亮眼，玉貌花容，在整个掖县也是数得上的美人，她与她的爹李开玉一样，都是蓝关戏名角。蓝关戏是一个古老的高腔剧种，一人唱，众人帮，帮打唱三位一体，在掖县颇为盛行，爱好者甚众，素有“蓝关开了台，婆娘跑掉鞋”之说。方英楚尽管不是婆娘却也酷爱蓝关戏，达到令人惊讶的痴迷程度，常请蓝关戏班子到宏德堂唱堂会。久而久之，他与李开玉便成为挚友，三子方兴迅与李秋燕的这桩婚事正是由两个老人做的主。但是，无论对方兴迅还是李秋燕来说，这都不是一桩美满的婚姻，这是因为，他们各自心中都有自己的心上人。方兴迅在县城跟掖县玉雕名师学艺，爱上的是师傅的女儿朱叶青。李秋燕为演武戏，到房家庄义武堂习武，则喜欢上了武林高手房根森。然而，父命不可抗拒，棒打鸳鸯散，一对新人的心里各自匿藏着另外一个人，这桩婚姻的未来必将是貌合神离，危机四伏。

现在，宏德堂倾其所有，大摆喜宴，锅里碗里都散发着醉人的香气，在整个方家村的上空无拘无束地飘荡着，许多无缘参加婚礼的人经受不住这难得的诱惑，在家抽打着贪婪的鼻子。可是，时近正午，迎亲的队伍却迟迟没有回来，让翘首以待的人们腰酸背痛，顿生不祥之感。

“他爹，这时辰……”方兴迅的娘王玉玟终于按捺不住，从院里来到堂屋，焦急地说。

太阳高悬，正午的阳光透过宽敞的大门照射进来，方英楚看着这道明晰的光影，良久不语，手中的拐杖蓦地掉到地上。

终于，新郎方兴迅失魂落魄地回来了，一头扑倒在方英楚的脚下，哭叫道：“爹啊，李秋燕让土匪劫走了。”

天灾不可避免，而清政府依然横征暴敛，使诸多良民走投无路，成了暴民，土匪便应运而生了，七人一股，十人一帮，虎头村的赵重彪凭借一身武艺，则拉起了几十人的队伍，打家劫舍，神出鬼没，令人闻风丧胆。

“嗯，嗯……”方英楚似乎早就知道了，轻轻地点了点头，“是赵重彪吧？”

方兴迅从地上爬起来，小声说：“不知道啊，爹，他们有枪有马，十几号人啊。”

方英楚听罢，紧皱的眉头慢慢地松开了，头却突然一歪，昏厥过去。

“他爹啊——”王玉玟扑过去，惊叫一声。

这个时候，孙媳妇董月花正躺在东院的大炕上，拼命地挣扎着，声嘶力竭地呼喊，难产让她濒临崩溃的边缘，几次昏迷过去，又几次苏醒过来。接生过无数个婴儿的接生婆已是黔驴技穷，竟然跪在地上烧起了香，哭求老天爷保佑母子平安。方童年似乎也没有了耐性，屡屡试图冲出那血红的通道，但是，他发现，通往人间的大门依然紧闭，没有打开。

一个要死，一个要生，一个被土匪劫走，宏德堂的男人们把方英楚抬到炕上，马上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郎中周仕君，紧急诊治。宏德堂的女人们则围聚在东院，手忙脚乱，抓耳挠腮。新娘李秋燕已被土匪押进了城南的盖平山，惊恐万状，欲哭无泪。

1911年的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注定会在百年宏德堂的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并为下一个百年的曲折经历作了充足的铺垫。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繁星闪耀，一轮弯月升上了枝梢。起风了，莱州湾的潮水犹如无数双硕大无朋的手拍打着岸头，白浪翻滚，哗哗有声。两只报喜的喜鹊也黯然飞走，不知了去向。赴宴的客人碗筷未动，强忍馋意，一个个心存遗憾地回家了。宏德堂的大小院落悄无声息，空旷而寂寥，只有一只只大红的灯笼依然高挂，异常闪亮。风势渐强，吹散了宏德堂喜庆的炊烟，却吹不散宏德堂人脸上的窘迫与无奈，他们心知肚明的是，这个不同寻常的夜晚必将是凶多吉少。

郎中周仕君果然名不虚传，妙手回春，老爷方英楚终于苏醒了，他猛咳一声，睁开了眼睛，慢慢地，围聚在火炕前子孙们的面孔清晰起来。

“爹——”长子方兴运紧紧地抓住方英楚的手，叫道。

“他爹啊——”王玉玟也拉住方英楚的另一只手，泪光闪烁。

方英楚长嘘一口气，示意大家将他扶起来。三子方兴迅马上端来了一碗人参汤，递到娘王玉玟的手里。

这是一根关东野山参，全芦全须，是宏德堂祖传的稀世珍宝。一百多年前，先祖方宝奎中得举人后，从济南府带回来了这根关东人参。此参重达九两，形如金狮吞珠，五形俱全。有道是，七两为参，八两为宝，九两得上百年找。所以，这根参在宏德堂传了几代人，都没人舍得品用。现在，王玉玟接过方兴迅递过来的参汤，手持汤匙，小心翼翼地喂到方英楚的嘴里。

参汤顺着方英楚的食管进入了腹中，不一会儿，他的整个胃部蠕动起来，手脚渐渐地开始酥痒，就像有无数只小虫子在血管里爬来爬去。良久，他觉得脑膜奇痒无比，眼前有亮光在闪动，五彩纷呈的样子。于是，方英楚禁不住揉了揉下眼，又挠起了头皮。

“他爹，好些了吧？”王玉玟看着方英楚逐渐泛起红晕的脸膛，有一丝欣

喜由心头划过。

方英楚似乎还走在由梦境到现实的路上，嘴巴微张，眼皮频眨。

“老爷，您好多了。”一直站在一边的管家孙良行喜极而泣了，“您是吉人天相，您要享受四世同堂的幸福日子啊。”

宏德堂能否在这个夜晚逢凶化吉就要看造化了，现在，东院里仍然忙乱不堪，方童年的眼前还是一片漆黑，等待着人间的大门为他打开。听着外面嘈杂而烦乱的声音，他分明意识到，世上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他能主宰得了的。

就在宏德堂上下束手无策之时，一阵急切的敲门声传来，人们不约而同地竖起或大或小的耳朵细听，却发现并不是在敲，而是在拍，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院门的铜环。啪，啪啪……清脆响亮，声声刺耳。

“来了，该来的人来了。”方英楚将目光从窗口收回来。

“他爹，您说什么？谁该来啊？”王玉玟不解其意，迫不及待地问。

方英楚看了眼管家孙良行，催促道：“去看看吧，看看就知道了。”

孙良行听罢，迅速来到院里，打开了院门。院外空无一人，只有一把匕首扎在门上，在月光下泛着寒光。他拔下了匕首，一张巴掌大的宣纸掉到地上。

银元五十块赎人！赵重彪。

孙良行弯腰拾起赵重彪派人送来的告帖，快步回到堂屋，交到方英楚的手上。

方英楚接过告帖，看了眼说：“果然是他啊。”

“谁？”方兴运说着，从爹手中拿过告帖，顿时怒形于色，“银元五十块？这个赵重彪，狮子大开口啊！”

“他爹啊，这可怎么办？”王玉玟声音颤抖地说。

方英楚沉默不语，现在宏德堂的存储已经见了箱底，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凑够这五十块银元。

“爹啊，李秋燕不是还没进宏德堂的门吗？那她就不算咱方家的人。”方兴运将告帖扔到地上说，“这个赵重彪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要理他了。”

王玉玟一听方兴运的话，马上急了，央求道：“他爹，这事您得做主啊。”

方英楚吃力地抬起头来，一一看着身边的人，面色凝重而庄严。宏德堂传承上百年，闻名遐迩，口碑载道。当年，太爷方宝奎中得举人，步步高升，直至做官京城。后来，方宝奎受人诬陷，削官为民，他泰然处之，信奉“以文教佐天下”的他回乡创办私塾，教书育人，几代人坚持不渝，终得桃李满门，成为闻名掖县的书香门第。方宝奎在九十岁时寿终正寝，死前留下了堂号“宏德堂”及以文治家与以德传家的堂规。

“爹，您得想办法救人啊。”三子方兴迅也终于忍耐不住地说。

“人一定要救，自老太爷方宝奎创立了宏德堂那天起，就从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方英楚久久地望着方兴运与方兴迅，意味深长地点头说，“李秋燕出了李家的门，就是咱们方家的人，不仁不义的事情，咱们不能做，谁做了，老祖宗也不答应！”

“爹，理是这么理，可是……”方兴运辩解道。

方英楚挥了下手说：“你不要说了，既然是这么个理，就得按这个理去做。来，抬俺去房家庄。”

“他爹啊，您去房家庄干什么？”王玉玖困惑地问。

“这个赵重彪曾是房国武的弟子，事至如此，只能求救于他了。”方英楚强打精神地说。

房家庄与方家村隔河相望，房氏本与方氏同宗同祖，近三百年前，由于触犯族规而被扫地出门。据传，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王河结冰一尺有余，朔风呼啸，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房氏的先祖方学朋拖儿带女地搬出祖宅，跨过王河，来到对岸。族长严守族规的同时，也大发慈悲，为他们在对岸建造了三间草房。站在草房前，方学朋后悔莫及，肝肠寸断。根据族规，方学朋及后代不得再姓方。为不忘祖先，遂改姓为房，寓意草房下之方氏，独立门户。光阴似箭，一晃几百年过去，方学朋之后代房氏一族发展壮大，形成村落，名曰房家庄，与方家村比邻而居，一宗两族，相伴而生。

方家村与房家庄时而友好往来，握手言欢，时而反目成仇，大动干戈。嘉庆年间，弃文习武的方学朋后代，房国武之太爷房建宇推崇“以武功戡祸乱”之信念，四处拜师，苦练武艺，在35岁时终成正果，弓刀石，马步剑，心领神会，样样精通，却最终以一把百斤大刀中得武进士，成为从三品武将。相传，房建宇武艺高强，童试脱颖而出，乡试过关斩将，最终进京参加会试。他试过弓马技勇等科目，遂舞大刀。刀分120斤、100斤、80斤三种型号，房建宇志得意满，气宇轩昂，径直弯腰拾起那重达120斤的大刀，提气用力，大喝一声，舞动起来。但见他快步如飞，动若脱兔，大刀时上时下，时左时右，刀光闪闪，呼呼生风，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引来叫好声一片。但是，就在行将结束之时，出现了意外，大刀突然脱出刀柄，飞向天空，考官与观众无不惊呼一声，抱头躲避。说时迟，那时快，房建宇反应敏捷，就地一滚，跨步急停，然后手持刀柄，静候刀片降落。嚓！伴随着清脆声响，刀片插入刀柄，严丝合缝，毫厘不爽。

王河两岸的方宝奎与房建宇成为文官武将，同在京城做官，一时传为佳话。但是，好景不长，两人很快便陷入了一场残酷的宫廷斗争，方宝奎与房建宇不自觉地成为政敌，最终房建宇一方大获全胜，他得到擢升，而方宝奎

一方则丢盔卸甲，他本人也被罢免官职，幸保老命。和睦尚未扎根，仇恨却已发芽，方家村与房家庄由此酿成世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人。

房建宇的功成名就极大地鼓舞了他的后代以及周边的民众，常年多病多灾的爹房成铎去世后，房国武成为族长，便自立堂号义武堂，广招弟子，传教武艺。但是，在宏德堂的眼里，义武堂只知弄枪舞棒，却不能识文断字，无异于一介武夫。现在，百般无奈之中，宏德堂要屈尊下求于义武堂了。在方英楚的一再坚持下，一只轿子将其抬出了宏德堂，来到王河桥头。

王河素有掖县的母亲河之称，蜿蜒百余里，几乎涵盖了整个掖县，在即将入海之时，分隔开了方家村与房家庄。四人大轿走到王河桥头，方英楚拍了拍轿子，示意停下来。

“爷爷，您？”紧随其后的三孙方德河连忙掀开幕帘，伸进头去问道。

“孩子，你知道这桥是哪年建的吗？”方英楚的目光落在桥上，若有所思地说。

方德河摇了摇头，他不明白爷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莫名其妙地问出了这样的问题。

此处的王河桥是一座三孔石桥，已有百年历史，桥南为方家村，桥北为房家庄，南北桥头分别摆放着一对汉白玉的石鼓与石狮。文鼓武狮，雕琢精细，均出自名匠之手，寓意着两村不同的村风。实际上，无论是方家村还是房家庄都很少有人记得这座桥的来历了。一百年前的那个春天，当是阳光明媚，花开遍地，同在朝廷做官的方宝奎与房建宇摒弃前嫌，鼓动两个村庄的男女老少联手建造了这座石桥，并在桥洞上方刻下了“和衷共济”四个鎏金大字，命名为和衷桥。一桥贯通南北，方便了两个村庄的交往，由此度过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的宫廷斗争让方宝奎与房建宇一落一升，两个村庄随之再次化友为敌，势不两立。

“和衷共济，难能可贵啊。”方英楚说完了石桥的来历，感叹道，“俺这辈子里是看不到了。”

轿子再次抬起来，晃晃悠悠地跨过和衷桥，径直来到义武堂的门口。方德河敲开院门，将方英楚背了进来。

此时的义武堂已经人满为患，院中到处都是房国武的徒子徒孙，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似乎在商量着什么大事。对于方英楚的突然造访，房国武好像早有准备，面带微笑，礼貌地将他迎进堂屋，让其坐进了太师椅。

方英楚七十又六，年长房国武两岁，房国武自然以兄相称，他吩咐下人沏茶倒水，却被方英楚抬手婉拒了。

“不必客气，国武弟啊，今天俺来是有事相求。”方英楚语调深沉地说。

房国武坐进另一把太师椅里，爽然一笑：“英楚兄客气了，有话请讲。”

“今天，儿媳妇李秋燕还没娶进宏德堂，就让土匪赵重彪劫走了。”方英楚喘息片刻，低声说。

其实，方英楚的大病不起以及李秋燕在出嫁的路上被赵重彪劫走，房国武很快就知道了。当代表义武堂去赴喜宴的儿子房乐平回来将此事告诉他的时候，他甚至还有几分喜悦涌上心头。当然，这种喜悦不怎么高尚，有幸灾乐祸之嫌，是一种见不得人的窃喜，藏而不露，不会被人察觉。

“噢？有这种事儿？”听了方英楚的话，房国武故作大吃一惊。

“是啊，俺知道，这个赵重彪是兄弟你的徒孙。”方英楚直言不讳地说。

“不，不不。义武堂讲究一个‘义’字，恃强凌弱者，睚眦必报者，历来被认为是义武堂的败类。”房国武急忙摆了摆手，“赵重彪打家劫舍，欺男霸女，不是仁义之徒，与义武堂格格不入，他早就被义武堂扫地出门了，实不相瞒，俺现在没有这个徒孙了。”

方英楚知道，在房家庄人的眼里，房国武的爹房成铎是个任人宰割的无能之辈，他体弱多病，结婚多年之后才有了个宝贝儿子房国武。在房成铎当族长时期，他软弱无能，难与方家村和宏德堂抗衡，成了人家的手下败将，达到了唯命是从的地步，成为房家庄人的耻辱。然而，自从房国武当上了族长，便强势出击，几乎处处时时都与方家村与宏德堂唱对台戏，两个村庄与两堂的关系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发生冲突成为家常便饭，房国武似乎要以这种方式将房成铎失去的尊严夺回来。所以现在，方英楚觉得，房国武绝不会痛快地答应出面为宏德堂说情。

“可是，赵重彪毕竟做过你的徒孙，肯定会听你的话啊。”方英楚停顿片刻，继续说道。

听到这里，房国武不再说话，浓眉紧皱，嘴唇微闭，露出一副为难的样子。他已经看得出，方英楚弱不禁风，病入膏肓，支撑不了几个时辰了。

在宏德堂与义武堂的人之间，说话总会有几分言不由衷，虚情假意，几代人都未曾改变过，已经形成了一种套路，通过对话，很难揣摩出对方的内心。但是，有两个人是个例外，那就是方英楚的三孙方德河与房国武的二孙房根森。十几年前，方德河体弱多病，没人相信他会活下来。有人建议方英楚让方德河习武强体，或许能保住一命。望着豆芽般的小孙子，方英楚心如刀绞，最终放下架子将其送进了曾经不齿的义武堂。方德河由此习武多年，果然驱走病根，还练得一身好武艺。与此同时，与他年龄相仿又同时习武的房根森成为他的好兄弟。

“师爷！”方德河见此情景，双手抱拳，冷不丁地跪倒在房国武的膝下，

声泪俱下地说，“孙儿求您慈悲为怀，救俺三婶李秋燕一命吧。”

此时的房国武心里应该很纠结，方德河跟他习武多年，他在内心里喜欢这个聪明伶俐又讲义气的徒孙，但是，宏德堂与义武堂的历史渊源以及爹房成铎在宏德堂面前的无能退让又让他如鲠在喉，难以释怀，更何况次孙房根森又喜欢着李秋燕。这个时候，让他出面救人着实有些勉为其难了。

“孩子，起来，有话起来说，怎么能这样呢？”房国武弯下腰来，一把拉起了方德河，嗔怪道。

方德河倔强地再次跪在地上：“师爷，您不答应，俺就永远跪在这里。”

“国武兄弟啊，宏德堂与义武堂毕竟是同宗同祖，老辈人的事情是非难辨，咱们不能说三道四。”方英楚已经是大汗淋漓，他双手按在椅背上，用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尽可能地将腰杆儿挺得笔直，“可是，人命关天，俺想啊，你不会见死不救的。”

促使房国武决定出面救人正是方英楚的这几句话，什么同宗同祖，什么人命关天，又什么见死不救，虽然方英楚说得有气无力，却分明句句斩钉截铁，如雷贯耳，倘若他仍然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势必落得个不仁不义的骂名，与义武堂的堂规背道而驰。

“好，既然英楚兄这么信任俺，俺就豁出这张老脸，进山一试。”房国武说罢，伸手拉起地上的方德河，“快，快送你爷爷回家歇息吧。”

方德河站起来，又蓦地跪下，给房国武磕了三个响头。

房国武心痛地抬手抚摸着方德河紫红的额头说：“回吧，有消息俺会马上派人通知府上。”

方英楚被抬回了宏德堂，仰面躺在东间的火炕上。这个时候，灶火烧得正旺，炕面热得烫人，而他却仍然感到寒冷刺骨，瑟瑟发抖。现在，他还有一件挂心的事，那就是方童年还没有降生，他要在临死之前看到这个姗姗来迟的重孙或者重孙女。方兴迅再次端来了人参汤，由王玉玟一勺勺地灌到方英楚的嘴里。实际上，维持方英楚生命的绝不是这碗人参汤，而是靠一股信念了。

此时此刻，东院的董月花也躺在火炕上，与方英楚的感觉不同，她觉得浑身上下都火辣辣的，就像躺在开水锅里一样。现在，她已经筋疲力尽，连喊叫的气力都没有了。接生婆早就丧失了信心，只能装神弄鬼，烧香念佛了。

狂风是在午夜时分刮起来的，它一路怒号，跨过波澜壮阔的莱州湾，飞沙走石，直扑王河两岸，吹得漫天的云朵四处飘散，那弯月亮便异常闪亮，就像一盏明灯挂在遥远的天际。

那风翻腾着刮进宏德堂大院，似乎在刹那间旋转起来，吹得大红的灯笼东荡西逛，摇曳不定。这时，一只黄鼠狼刚刚跑出堆满杂物的南屋，准备出

门扑食，便被尘土糊住了双眼，顿时迷失了方向，踉踉跄跄地一头扎进了东院堂屋。人们禁不住惊叫呼喊，那黄鼠狼更加惊恐万状，慌不择路地跳上了董月花的火炕，踩在了她滚圆的肚子上。

董月花见状，撕心裂肺地惨叫一声，四肢随之绷紧，一口气顶在了胸腔，她双目圆睁，胯部却松弛下来，生命通道蠕动不已，一股血水喷泻而出。

这个时候的方童年也疲惫不堪了，正睡得香甜之时，却突然感觉到被大水冲出了温馨的港湾，一下子惊醒了。他显然有些生气，双眼紧闭，张开了大嘴，哇哇大哭起来。

“带把的！”一屋子的女人兴奋地说。

那只黄鼠狼就站在窗台上，似乎没有了恐惧之感，尾巴高翘，回头饶有兴趣地看着宏德堂新人的到来。

接生婆动作熟练地剪断连接母子的脐带，又用棉布擦洗干净方童年身上的血污，双手捧着放到董月花的怀里。董月花解开胸衣，露出膨胀的乳房，试图塞进方童年的嘴里。

这时的方童年并不知道吮吸，仍然大哭不止。当他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幅景象就是站在窗台上的黄鼠狼。他觉得这只毛茸茸的黄鼠狼很可爱，于是就破涕为笑了。

刚才，方童年的哭声穿过院墙传到方英楚的耳朵里，他的眼睛顿时明亮了起来。方德海明白爷爷的意思，飞也似的跑到东院，抱回了方童年。

方英楚看了方童年一眼，想笑一下，泪水却扑簌簌地掉下来，滴湿了牡丹花枕。

如同那根传世的关东人参一样，牡丹是宏德堂的另一传家之宝。没有人能说出牡丹最早出现在宏德堂是哪个年代，方英楚记事的时候，这牡丹便已经长满了花园。牡丹雍容华贵，富丽端庄，素有国色天香之美誉，每年春天的花开时期，姹紫嫣红的花瓣与馥郁芬芳的香气让人陶醉不已，引来蜜蜂无数，更会引来掖县喜好牡丹的乡绅贵人。牡丹花有活血通经，养颜护肝之功效，花落的时候，宏德堂人便会收集起花瓣，晾干，做成牡丹花枕。

这个时候，头枕牡丹花枕的方英楚已经嗅不到这独特的清香了，他感到自己坐在一条无形的漂浮不定的船上，四周苍茫一片，不见边际，他紧紧地抓着船舷，他觉得，只要一松手，他就会掉进汪洋大海。

“他爹啊，童年是个带把的呀！您又添了一个重孙子。”王玉玖趴到方英楚的耳边说。

方英楚微微点了点头，断断续续地说：“俺……这回真的要走了……”

“他爹，您不会！”王玉玖声嘶力竭地说。

“来……你们都要记住俺的话……宏德堂兴盛一百多年，靠的是德啊。”方英楚用尽浑身力气，抖动着嘴角说。

“爹，俺记住了。”方兴运与方兴迅一人抓着方英楚的一只手，异口同声。

“李秋燕……还在赵重彪的手里。”方英楚连吐两口气，“她进不了宏德堂的门，俺就不能下葬……大……红……灯笼就……不能摘下……”

方英楚说完，眼睛马上就闭上了，呼吸若有还无，两只手却似乎有了力气，死死地抓着两个儿子的手。

“他爹啊，您还有什么话要说？”王玉玟泣不成声了。

方英楚没有反应了，起伏的胸膛渐渐地平稳下来，只有两只手死死地抓住两个儿子不放，就像粘在上面一样。

王玉玟似乎明白了什么，催促道：“快，你们两个赶快答应啊！”

“爹，俺记住了，您就放心吧。”方兴运与方兴迅已经是泪流满面。

方英楚听罢，身体猛然一抖，停止了呼吸，两只手随之松开，浑浊的老泪再次慢慢地流淌下来。

“他爹啊——”王玉玟一头扑到方英楚的身上，号啕大哭起来。

“爹——”方兴运与方兴迅跪倒在地，哭声震天。

方英楚就这么走了，有宏德堂添丁的喜悦，更有对儿媳妇李秋燕的牵挂。当然，他不会知道，宏德堂在他走后一百年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

第二节

送走了方英楚，房国武马上就食言了，他并没有亲自进赵重彪的匪窝盖平山为宏德堂说情，只是派了次孙房根森前去与匪首赵重彪斡旋。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他之所以改弦更张，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并不完全因为与宏德堂的历史纠结，而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做，那就是，率乡民到掖城请愿，放积谷，解救乡民于水火。现在，房国武骑上高头大马，向虎头村赶去。

积谷是各乡农民储存的近万石备荒粮，但官绅置百姓于不顾，在荒年却相互勾结，朋比为奸，竟将积谷全部变卖，中饱私囊，致使村村都有人饿死。官逼民反，在这个时候，房国武决定挺身而出。

义武堂现有弟子百余名，身怀绝技者无数，房国武的子孙们则更是深得真传，个个功夫过人。在房国武的主持下，弟子们拜盟立会，拥戴他为总指挥，明日率各村乡民进掖城请愿，放积谷，救乡民。

实际上，房国武率众弟子为民请愿绝不是心血来潮。尚武崇德乃义武堂之信条，尊师重道，孝悌正义，扶危济贫，除暴安良又是义武堂之门规。古语道，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恶者而攻之。房国武觉得，义武堂人已经不能再对饿殍遍地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了。

虎头村坐落在王河入海口南侧，与方家村及房家庄相隔五里地许，形成村落的历史比房家庄还要短，不过百余年。虎头村没有一个当地土著，皆为外来户。村民的祖先有的是海难中的幸存者，有的则是逃荒到此的各地灾民。这里紧靠莱州湾，土地贫瘠，多为荒芜之地，因此，土地肥沃的方家村与房家庄从未涉足这片滩涂。站在不远处的三山岛上，眺望这片滩涂，就像一只巨大的虎头探进海里，后人便取村名为虎头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虎头村村民边打鱼边开垦荒地，顽强地生存下来，近几年更是发展神速，与方家村及房家庄呈三足鼎立之势。

房国武快马加鞭，风驰电掣，刚进虎头村的村口，便碰上了族长马永翔。

虎头村是个杂姓村，赵钱孙李有，周吴郑王也有，本没有族长。据传，马永翔的曾祖父当年因为杀富济贫，被清政府通缉后落难至此。马永翔的爷爷勤劳能干，一生节俭，率先成为虎头村的富裕人家。况且，马氏家族繁殖能力也强，马永翔的奶奶一口气生了九个儿子及三个闺女，如同下饺子或者母鸡下蛋。马家家底丰厚，人多势众，村民们就推举马永翔的爷爷做族长，其主要目的还是让村里有个权威代表，处理本村事务及与外村的交往。族长如同皇帝，是世袭制，马永翔的爹排行老大，爷爷死后接任族长。不过，马永翔的多疾病缠身，英年早逝，马永翔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成了虎头村的族长。马永翔年轻有为，审时度势，与方家村及房家庄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鼓励虎头村的子弟去方家村或房家庄念书或习武，并在方英楚与房国武两族的争斗中起着微妙的作用。

“永翔侄儿。”房国武勒紧缰绳，马随之停下。

此时的马永翔还在悲痛之中，眼圈儿红红的，像两只大樱桃，原因是他的本家孙子刚刚饿死了。

“房叔，您怎么来了？”马永翔也停住脚步，有些意外地说。

房国武跳下马来，观望了一下四周，警惕地说：“家里谈吧。”

马永翔的家是一处四合院，位于虎头村中心。先来早到，当年，他曾祖父在此搭起草棚成为避难所后，又有逃荒的及落难的人家在此落户，自然选择在其周边建房盖屋。就这样，一圈圈地排出去，虎头村已有百余户人家。

进得马永翔家里，房国武直奔主题，约请虎头村的村民加入三日后的请愿队伍。

“永翔侄儿，当年你的曾祖大人不也是杀富济贫吗？”房国武说明来意后，补充道。

实际上，房国武与马永翔有些不谋而合，刚才在马永翔的本家侄子家，看着骨瘦如柴的本家孙子的遗体，他内心里已经起了反意。因为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还会饿死更多的人。

“饿死，被清兵打死，都是死。”马永翔毫不犹豫地说了，“房叔，您放心吧，虎头村的人不是草包。”

房国武听罢，用力地拍打着马永翔肩膀说：“马家的后代都是英雄豪杰。”

“房叔，您过奖了。”马永翔谦虚道。

“三日后上午，鸣锣为号，咱们集结队伍，进军掖城。”房国武目光如炬地说，“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马永翔信誓旦旦地说。

告别了马永翔，房国武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了房家庄。路过方家村的时候，他还向宏德堂方向看了眼，五味杂陈一般。他知道，此时的宏德堂正在焦灼的期盼之中，等待着盖平山赵重彪的消息。他甚至意识到，方英楚已经命悬一线，如同一支即将燃尽的蜡烛，绝对支撑不过这个夜晚了。发动附近的村民和平请愿，房国武却有意将方家村抛开了。刚才马永翔曾问起是否约请了方家村的人一同前往，他只是说，宏德堂正在处理李秋燕被绑架及方英楚病重而无暇顾及。其实，他有另外一个担心，宏德堂与官府关系甚好，方英楚与知县丁明才素来称兄道弟，不能说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起码也是要好的朋友。如果宏德堂得知进城请愿的消息，会不会泄露天机？

房国武回到义武堂，去盖平山找赵重彪说情的次孙房根森还没有回来。

房根森进盖平山，既情愿也不情愿，左右为难。他与李秋燕相恋，她落入土匪赵重彪手中，房根森自然会心惊肉跳，担心她的安全。所以，他出义武堂的时候，揣上了两块银元，以备应急之用。但是，现在李秋燕是方兴迅的媳妇，为宏德堂出面说情放人，房根森又心存不甘，如果不是因为他与李秋燕的恋情，他甚至希望赵重彪背信弃义，让宏德堂永远也娶不回这个媳妇。

东南山，西北海，这是掖县的地理特征。西北方向大海浩瀚，波澜壮阔，而来到东南部，则十步一山，五步一岭，赵重彪就将自己的匪窝驻扎在群山之中的盖平山里。上盖平山的路只有一条，崎岖蜿蜒，如同一条硕大无朋的蚯蚓，守住这条路，赵重彪的匪窝就成了独立王国。下山的路却有无数条，雨水冲刷出的大沟小壑都会成为土匪们在危急时刻逃跑的路径。赵重彪招兵买马拉起队伍之后，在此山安营扎寨，就像住进了保险箱里。

房根森骑马来到山门前，自然被守门的两名土匪拦住了去路。他自报家

门，说是赵重彪的师弟，求见赵重彪。两名土匪显然没把房根森放在眼里，手持土枪，无论房根森怎么说也不准他进山。现在，房根森已经离李秋燕很近了，他似乎看到了她惊魂未定的表情。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却最终鸡飞蛋打，房根森心有不甘，并怀恨在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房根森产生了救出李秋燕，然后一起远走高飞的念头。于是，他掏出了两块银元，分给两名土匪，求他们高抬贵手。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是见利忘义的土匪？一名土匪守着山门，另一名土匪快步上山，向赵重彪通报消息去了。

“俺的师弟？叫什么名字？”听了报信土匪的话，赵重彪双眼一瞪地问。

“房根森。”土匪毕恭毕敬地说。

房根森？赵重彪不由得在心里重复着这个名字。赵重彪与房根森同年生人，房根森小他两个月，他们曾一同习武，情同手足，房根森与李秋燕的恋情他也略知一二。无论如何，赵重彪都无法拒绝房根森上山的请求，虽然他成为人们眼中十恶不赦的匪首，但是义气尚未丧失殆尽，何况要拢住手下的几十名弟兄，少了义气将会一事无成。

“让他上来吧。”赵重彪犹豫片刻，下了命令，“他上山的时候，按老规矩办。”

赵重彪说的老规矩是将上山的人蒙上眼睛，当房根森将马拴在山门旁的一棵大树上，土匪掏出一条黑布准备蒙上他眼睛的时候，他下意识地一挥手，竟然失手将其推倒在地了。房根森的手自然很重，土匪显然毫无准备，有些气急败坏。

“兄弟，对不住了。”房根森连忙将其扶起来。

“蒙眼，绑手，这是进山门的规矩，你明白吗？”土匪拍打着身上的泥土，没好气地说。

绑手是这个土匪一气之下加上去的规矩，房根森进山心切，只好任其摆布，蒙眼绑手地进了山。

盖平山并无建筑，赵重彪的匪窝是大大小小的几个山洞，阴暗潮湿，赖以遮风挡雨。房根森被领进最大的一个山洞里，土匪为其摘下眼上的黑布，解开了双手上的绳索。房根森挤了挤眼，他看到，洞里漆黑一团，只有几盏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灯芯冒出的青烟如丝似缕，摇曳不定，宛若庙宇里的香火。

“根森弟，没想到啊，咱们在这里又见面了。”赵重彪双手抱拳，笑道，“这里可比不上义武堂，只能让老弟受委屈了。”

房根森久久地注视着赵重彪，恨不能马上一拳打过去，让他皮开肉绽，甚至要了他的性命，然后完成自己的心愿。但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既然